



光影之约 城市之美 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见证电影之城的传奇

——访今年上影节第一位取票观众李长年

昨天下午两点半刚过，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精疲力尽》结束放映，上海影城千人厅大门打开，人群缓缓走出，我们又见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曾在1990版《封神榜》中饰演苏护的李长年，89岁的他是今年上影节第一位取票的观众。

难解|光影情缘

在上海这座“电影之城”出生长大，李长年与电影有着难解情缘。小时候，他常跟父亲去成都南路、淮海路口的巴黎大戏院（后改名淮海电影院）看动画片、儿童片，看着衡山电影院一点点造起来，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表演艺术。后来，李长年进入戏剧、电影艺术家黄佐临创办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培训学馆，同班同学有焦晃、杨在葆、梁波罗等。“当时我们学了戏剧表演、昆曲、舞蹈、芭蕾等基本功，黄佐临的夫人丹尼也给我们上过课。”剧院地址在安福路284号，李长年记得，年幼的黄佐临之女黄蜀芹还来学馆，放幻灯片给他们这些小孩子看。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影片是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郑大圣是黄蜀芹的儿子。这座城市的传奇被一代代电影人不断诉说，也见证了这座城市与一代代电影人奇妙的缘分。

“家里不少人也都是文艺工作者，我姨夫黄贻钧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交响乐团第一任团长。小时候看着他在家作曲，有一天，见一本本子放在桌上，上面写着《乌鸦与麻雀》。我好奇地问姨夫，这是个神话片吗？他说，不是，是讲社会的片子。”李长年说。75年前，少年李长年目睹了由黄贻钧担任电影作曲的《乌鸦与麻雀》的诞生。今天上午，全新沪语配音版《乌鸦与麻雀》在上影节首映，这部中国影史上的重要作品将焕发新的时代生机，向年轻观众展现独特海派风情。“如果姨夫能看到，一定很高兴。”

26届|一届不落

“我虽然是学表演出身，但一直到1983年进入浙江电视台工作时，才开始接触电影、电视行业。”结束学馆的学习后，李长年又去上海戏剧学院就读，跟着熊佛西、朱端钧等戏剧名家系统学习表演，毕业后历经上海青年话剧团、福建省话剧团、浙江电视台等单位，调岗到上海电视台担任演员剧团团长后，李长年拍了公众熟知的《封神榜》《上海一家人》《家春秋》等电视剧作品，还在李歇浦导演的电影《开天辟地》里客串过角色。

虽然做过演员，但李长年说自己现在的身份是一个影迷，“一个上影节的普通影迷”。“喜欢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更喜欢在电影节跟大家一起看电影。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了26届，我一届不落。”讲这话时，李老先生露出了一点点骄傲的神色，“这届电影节，我在影城已经看了《煤气灯下》《精疲力尽》，还要再来看《一屋三夜三谋杀》和《大都会》，老片子，新片子都有。”李长年说。他平时里就是电影院的常客。“在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工作日看电影有优惠。只要是最新上映的影片，我几乎都会去影院。”聊起新片，他如数家珍，最近看的《特技狂人》和《泳者之心》，印象深刻；再早之前的《三大队》《第二十条》，也很喜欢，他说：“中国电影这两年拍得越来越写实，越来越好了！”

本报记者 孙佳音



□ 李长年 本报记者 邵晓艳 摄

电影节日志5

一张明信片

“亲爱的小丁：此时此刻，我在上海影城。真遗憾，这个夏天你又没能跟我一起来。今天一早一个人来看了《红辣椒》，场灯亮起前大家一起鼓了两次掌，可真棒呀。这里可真好，都是爱电影的人，希望明年你也能加入我们。”

如果你这几天去过上海影城，哪怕人潮再汹涌，大概你也会注意到一楼大厅门外各设一处的邮政摊位，尤其广场上那小小的白色帐篷前总是大排长龙。等待盖戳的队伍里，有人捧着厚厚一摞集邮本，里面夹着些首日封，也有人只是“轻薄”地拿着一张刚写完的、墨迹还没干透的明信片，就像排在我前面的这个年轻姑娘。她脸上洋溢着甜甜的喜悦，带着几分害羞，她告诉我，这张明信片是给在外地读大学的男友写的，“每年上影节，他都还没放暑假。不过很快我们就毕业了，希望明年6月，我们能一起在上海，看看好看的电影。”

“其实今年上影节的衍生品特别多，特别棒。我在兰心拿过一张‘十日谈’，在天山电影院（一楼）的市集买了官方的透卡书签，带着它们一路跟好多影院拍了‘合影’。我还在美琪兑换到了钥匙扣和这个镂空徽章。”姑娘指了指胸前，小小的金属徽章上，红色的座椅，丝绒的帷幕，还有金色的大字“IT'S SHOW TIME!”，在阳光下闪着光（见上图），“不过寄给男朋友的明信片，我还是特地选了官方海报款，更有纪念意义嘛。”

说话间，队伍排到了，工作人员在她娟秀的字右边上盖了一个大大的邮戳，日期和邮资之外，还有“上海新华路10”“上海国际电影节”以及那个熟悉的红色金爵标志。“我再到前面新华路邮局去一下，他们说还可以盖个大金爵。”姑娘晃了晃手中的明信片跟我告别，我依稀看到上面写着，“这里可真好啊，都是爱电影的人。”

孙佳音

加持未来电影海阔天空

金爵论坛聚焦 科幻新视野与新质生产力

修改。”

“人工智能在生成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希望生成超出人类想象的东西。最初还有可能出现，但现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了，它越来越像一个平均创造力的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尽管科技带来了高效，但导演、编剧董润年也指出了AI的不尽如人意处，他说，现在的AI是整体性的智慧，它是通过互联网，把所有的智能单元结合在一起，“尤其程序员、工程师大多并不理解艺术和视听方面的语言，在设计时只能抓取网上能够找到的所有视觉素材进行分析总结，而我们做艺术创作的人又不了解设计程序时的逻辑思维。这就需要双方沟通，才能够使得这种通用人工智能，至少在某一部门更能够理解我们对视觉、视频或艺术的需求。”

边做边试 AI终要服务于人

“我们做技术的，有时候缺乏艺术创作的经验，有点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的感觉。”作为AIGC数字化内容生成领域专家，人工智能青年科学家戴勃也来到了现场，“科技+电影，要真的结合在一起，就好像40年前的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其实也是一边做，一边尝试着用，一边升级，一直到最后找到大家都觉得很好的状态。”他说，希望AI能够做交互，做数字世界的模拟，“AI要最终服务于人。让AI与人更好地交流、跟世界交流，跟以前的人交流或是跟不同情绪下自己的交流，我们希望AI能够做到这些。”

中国电影家协会科幻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王红卫表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更新，结合现在所有的受众对娱乐方式的新需求，很可能会催生一些全新的叙事艺术、叙事体验、场景体验的艺术，“它可能跟既往经验有关，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对于未来，黄建新说：“我认为新一轮的AI（发展），一定会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产生重要作用，但它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一种很复杂的感受。面对它的时候，我们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欲望。因为我们有好奇心，我们就想知道；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想使用；我们使用了，就跟它产生了很多关系。所以人工智能对电影来讲，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本报记者 孙佳音

从去年的ChatGPT到今年的文生视频生成应用Sora，智能化内容生产技术迅速迭代，在金融论坛、电影市场和银星大堂的咖啡厅，这几天耳边总会闪过“AI”的声音。

那么，进入充满想象的人工智能时代，电影创作会有怎样的变化？昨天上午，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科幻电影周在松江开幕，主题论坛上众多嘉宾带着问题，也带着思考而来。

技术更新 向前迈了一大步

“2019年我监制了一部电影（《决胜时刻》），最后的片段是1949年开国大典的彩色影像，当时修复团队告诉我们，人工智能修复跟传统的CG修复不同，它可能产生一个极大的变化。”知名导演、编剧、监制黄建新回忆说，他看到修复版的那一天非常吃惊，“确实完全变了。后来电影首映，观众也为了这一段鼓掌，称赞从来没见过这么清楚的开国大典。那次经历让我觉得人工智能在电影的影像表现力上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未来已来，科幻作家王晋康坦言：“我在1990年代创作《生命之歌》时写的AI，它还是以孩子的目光仰视人类社会。我现在写的小说中，AI已经俯视人类了。”从实际操作层面，动画导演、机甲设计师河森正治毫不讳言技术带来的改变：“在动画创作上，之前都是用人工手绘。现在我们可以用AI技术让它呈现很多选择，给出很多独特的设计，我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做调整和